

她们文学丛书  
TAMENWENXUECONGSHU

散文卷

# 鸟群

周晓枫 著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她们文学丛书·散文卷·鸟群·周晓枫 著

ISBN 7-222-02960-5



9 787222 029606 >

ISBN 7-222-02960-5/1·783

定价: 16.00 元

她们文学丛书·散文卷

# 鸟群

周晓枫 /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鸟群/周晓枫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0.5

(她们文学丛书. 散文卷)

ISBN 7-222-02960-5

I. 鸟... II. 周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5345 号

策 划 杨世光  
责任编辑 黄 惠  
封面设计 西 里  
版式设计

她们文学丛书  
散文卷  
鸟群  
周晓枫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
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 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

---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9.25

字数: 153 千字

---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

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 000 册

---

ISBN7-222-02960-5/I·783

定 价: 16.00 元



# 周晓枫 简介



祖籍北京，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，现供职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。在《大家》、《十月》、《花城》等杂志上发表过数篇文章。已出版散文集《上帝的隐语》。

# 她 们

——“她们文学丛书”序

程志方

她们是她们。我们是我们。我们永远不是她们。  
而且，没有她们，便没有我们。  
是她们，孕育了人类。  
是她们，拓开了文明。  
没有她们，世界是残缺的。  
没有她们，文学是跛脚的。  
她们的存在，使世界完整。  
她们的存在，使文学鲜活。  
在传统面前，她们是最坏的女人。  
在未来面前，她们是最好的女人。  
有了她们，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。

有了她们，我们才可以赢得明天。  
因此，我爱她们，我们爱她们。  
于是，有了“她们文学丛书”的构想。  
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。  
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。  
她们将给我们：  
另一片蓝天白云，  
另一轮明月朝阳，  
另一双眼睛，  
另一座家园。  
来吧，  
我们和她们。



## 沉默和咏唱（代序）

方 希

晓枫和我的亲厚投缘可以追溯到大学报到的头一天，那时候，她还不是一个作家。我有幸亲眼见到了一个作家的长成，这样的顺理成章，就像侦探片里长长的走廊上，一扇偶然的窗里伸出了一只必然的手。

在任何场合，晓枫总是断然否认自己是一个作家，这不是由于这些年来作家的行市跌得厉害，也不是偶有些行为不检的人败坏了作家的声誉，恰恰相反，她的心里一直保持着那种70年代少年心中的作家版本：清洁、高尚、智慧、安详。这样高的期望，是任何一个具象的人都难以承担的。每当有人称她为作家时，她或嗔或怒，有时还急不择言反唇相讥。不过我倒是从她哼出的嗤嗤冷气中感受到了来自深处的暖意。

在认识晓枫以前，我对女作家的设想是黑白片式的，苍白、清瘦，脖子上有像蚯蚓那样弯曲的青色血管微微跳动，时常拂过长发的手纤长，并且四季冰凉。着灰暗的衣裙，对四周总是抱有相当的警惕，本性的热情或者慷慨必是惯性的冷淡覆盖着的，就像冰面覆盖着鱼群。晓枫打破了我狭隘的假想。她齐整、时尚，而且热心、玲珑、礼数周全。高雅的装饰下通常起伏着逼人气势，可晓枫的优雅像一支含蓄的烛，使人有由衷的亲切和信任。她对入相当周到，容易让人把她归入别无其他技艺，单有一身风雨不透的应付本事的旧式女人。甚至她的礼貌也是旧式的。比如，为了去见一个老汉，她不惜打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去换一套正式的裙装和高跟鞋。她羞愧地说平底鞋和短外套是多么不恭敬。这些淡忘已久的规矩被毫不唐突地保留着。晓枫对人客气，她那样优美地表达着赞赏，尤其对她真正景仰的人。只有在批判自己的时候晓枫才毫不吝惜锋利的词汇，有时到刻薄的地步。一个有才学的女子并不罕见，但又同时具有随时自嘲的幽默就比较难找了，因为它的背后是宽和、大度和微妙的自我肯定和约束。确实，同客套相比，她的自谦为她赢得了更多的认同，人总是忍不住亲善锋芒不露的人。她善于夸张地描绘自己的落魄处境和否认自己的才能，然后在实际交往中让人逐渐发现真相，先抑后扬的作派简直像个阴谋。当然，这是处世的态度，也

是一种谨慎的保护，因为上天有时会把天赋缝合到某个弱点之内，比如虚荣或者傲慢，加以生活小苦小难的慢火熬煮，很容易变化口味和颜色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主动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写作。有一次到她的办公室里看她，亲见一个矜持的中年男子教导晓枫要学着写点什么——他是晓枫的同事，甚至不知道她出过书，他手边的那本杂志上，刊登着一篇漂亮的散文：《它们》，正是出于晓枫之手。这种低调不是出于不自信，而是出于靠近美好的某种羞怯。

晓枫并没有太高的收入，但是从来没有遭遇到生活的尴尬，她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体面日子。就像断然否认自己是作家一样，她也绝不承认自己的安适。她在文章里倾诉自己的清贫，但是任何一个熟悉行情的人都不会认为清贫和 GUCCI 香水有什么关联。我想，对清贫的眷恋可能来自这两个字干净的外形，也可能是来源于与愿望的差距。

生活的优雅是一件高尚的事情，它关乎智慧，可以不需要太多的钱。我想这对晓枫来说不是一个趣味问题，而是一个准则问题，有条不紊的安泰滋养了对文字本身的真诚——它不是用来换馒头的，而是服务于质朴的功能：表达。每次看见晓枫舒适享受，我都想起了一个问题，一个智慧的人如何分配自己的天分是另一种耐人寻味的智慧，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安排得服贴。那些要搅动正

常的神经，或者克制基本欲望，以图别于他人成为作家的，都暴露了能力上的贫弱。

一个天生的作家和文字总有些神秘的亲缘关系。比如晓枫和我一起走入书店，她总能准确地抓起好书，就像母亲在若干相似的婴儿中认出自己的孩子。每每到交款台会合的时候，我总是害臊地丢下手里那堆不得要领的东西，在她的指点下重复她刚才的选择。事实上那些书曾经就在我的手边，只不过当我经过的时候，它们都悄悄背过脸去。有一次，晓枫拿起我正看的一本书翻了翻，然后指着一句话：“这个说得不错。”果然，在看完全书之后，我发现那是惟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。晓枫在别的事情上记性平常，惟独对文字的记忆出奇的好。那是当初落世时一次性赋予的，还是在初露端倪之时被耐心驯养而成，已无人知晓。晓枫很清醒天分的意味，她从容的选择最适合它的土壤，不浪费在更容易获取关注的领域。她赖以谋生的工作是给孩子们编书，那些传承人类最初梦想的文字保持着原始的清香和透明，我看见她在这块干净的园地之外审慎地耕作，屡屡拒绝那些热闹场子里眩目的诱惑。

晓枫的作品里有两种倾向，叙述生命世界里的牵连，很冷静，款约，充满了母性的反思；描绘现实里的本色人像时，有些激进、夸张，遍布漫画式的自嘲。写实感触和变形生活的对立可能和年纪与经历相关。相较于其他更为

年长的人，我们这一代人要成为作家，似乎从经历上就吃了好些亏。清白的履历表，顺着时间毫无意外地向前推进。平庸的生活里，没有传奇，缺乏恢弘背景，众生喧哗如一锅老汤。单薄的阅历就像一张本钱过少的存单，难以指望从它身上获得足够维生的利息。晓枫是散文作家中很少交代自己生活实况的人，这是一种明亮的取向。她关注散居的种粒，群居的鸟儿，角落里的旧物和破坏永恒的微小的灰尘，反观人的自大，在这些神奇恭顺、与我们共生共死的邻里身上，折射着对神明最深的谦卑和感恩。这是晓枫的散文中最为可贵的地方。她有一支华美伶俐的笔，但是并没有因此在文字的艳影里陷落，那些质朴的关怀表现出的深阔气象，如果没有本性上的诗意和真正意义的宽厚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。跌宕的身世对于写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财富，也是一重危险，它就像魔力的灯塔，总是吸引你在任何时候都将面孔转向它。情节化的生活里埋藏着种种陷阱，表面的坎坷和艰难太惹眼了，光叙述它们就能够满足人的倾诉欲。因此那些坐在朴素的桌前，描绘内心巨大风暴的作家似乎更接近写作的本真，他们忽略来自生活表层的曲折，直接指向心中浩瀚的疑问。

晓枫的前一种倾向则是对世界的个人化解读，她甚至为它是否属于最宽泛的真理范畴感到怀疑；后一种倾向则是对规约化生活的不耐烦。在物质的冲刷下，人早已经修

改了上帝最初的设计，变得越来越相似。我只能从一些特别的细节里辨认出晓枫文章里人物的原版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被篡改了，被贴上了不同标记，成为戏剧符号。“总能找到一两个神秘的人，与我们的生活保持令人猜疑的间距，或者说我们乐于制造他的神秘身份，以使自由扩张的想像力围绕某个中心。”（《旧物》）纸上的走卒在她的指挥落下日常的掩护，演绎出色彩鲜艳的小型戏剧，这是作家在灰色生活中的狂欢。

据说，在某个国家机关的办公室里，有一位吟诵起“阳光是一根多么细的针，刺绣着我们的灵魂”，立刻有人在旁边问道：“这是不是周晓枫的句子？”是时他还没有看过那一篇文章，足见晓枫行文风格的特别。其实她早期的作品就没有落入模仿时文的套路，在当年获得满分的高考作文中，就已经具备了若干年以后在《水银》里体现出的灵异和华丽。她为形式的美感所惑，文章里簇拥着亮丽的字眼，加上行文的机智和优美的节奏，很多篇章宜于诵读，让人唇齿留香。早年对形容词的爱慕和对新奇比喻的追逐至今仍然有着鲜明的印记，有的文章就像一个珠环翠绕的女子，对唯美的追求成为对良好语言感觉的小小的放纵。不过这种趋向近年有所收敛，一些我深为喜爱的文章，《它们》、《种粒》、《大地》，在秉承她一贯风格的同时，更有了些平静动人的力量。

回头看看，认识晓枫竟有十一年了，我们一直保持着不设防的疼爱和关怀。只是当年小心地倾吐少年不着边际的痴想，变成了今天放肆地互相嘲弄。当我们在北大45楼的楼道里大声数落对方的愚蠢和虚荣，并对对方脸上新长出的皱纹幸灾乐祸的时候，周围不止一个人惊异地看着我们，她们不知道，这是我们自我批判的惯用方式。晓枫和我都是爱说话的人，我们在一起总是嚷嚷个没完。在电话里也是，我们争着说话，不断地大笑和尖叫，不允许电话线有半分空闲，好像后面有什么在追着，挤迫着，马上就要赶上了。我知道，那是对沉默的恐慌。沉默的空洞里有巨大的杀机。

罗兰·巴特说，写作是书的目标，而不是出版物。晓枫在文章里探讨一个作家对自己和读者的忠诚或背叛，其实，就一个具体的作家来说，任何想象中的读者都是另一个自己。这些虚拟的自己站在彼端，和话语之间构成明亮的轨迹。它为我们打破沉默，克服恐慌。

# 目 录

她们

——“她们文学丛书”序 程志方

沉默和咏唱（代序） 方 希

动物园

3 虫子们

15 鸟群

55 它们

书写者

73 忠诚或背叛

80 在虚线断开的部分

85 舞蹈与散步



## 目 录

- 92 锦鲤  
97 喋喋不休  
100 间距  
107 交待

### 众 生

- 111 即兴的秋天  
128 存照  
137 愿望之外  
150 人们  
164 驿路

### 事 物

- 175 撕开的婚书